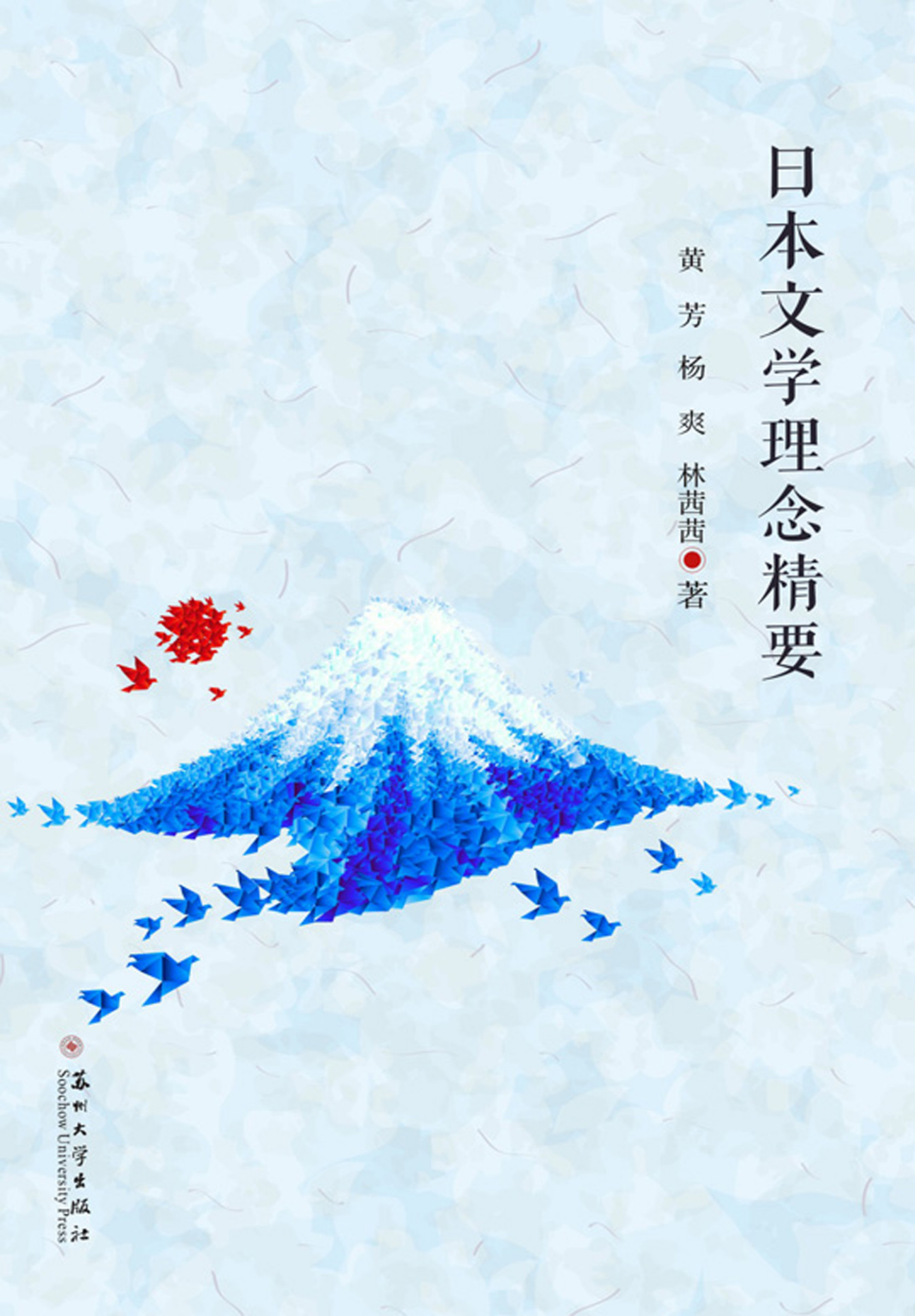



日本文学理念精要

黄芳 杨爽 林茜茜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近现代女性文学的肉体记忆和精神记忆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7BWW035
- 四川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学创新团队成员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8SISUWYTD08
- 重庆市研究生导师团队成员阶段性研究成果，渝教研发（2018）6号

日本文学理念精要

黄芳 杨爽 林茜茜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文学理念精要 / 黄芳, 杨爽, 林茜茜著. —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9.12

ISBN 978-7-5672-2988-4

I. ①日… II. ①黄… ②杨… ③林… III. ①日本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31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56944 号

Riben Wenxue Linian Jingyao

书 名: 日本文学理念精要

著 者: 黄 芳 杨 爽 林茜茜

责任编辑: 周凯婷

装帧设计: 刘 俊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 215006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邮 箱: sdcbs@suda.edu.cn

印 装: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7481020

天 猫 店: <https://szdxcbs.tmall.com>

开 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张: 11.75 字数: 193 千

版 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2988-4

定 价: 48.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 0512-67481020



序

宋代李涂在《文章精义》中如斯说：“文章不难于巧而难于拙，不难于曲而难于直，不难于细而难于粗，不难于华而难于质。”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文学研究在国内学界日趋深入且硕果累累。其中，《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年表》等优秀学术成果，极为精细地将日本文学从古至今的芳华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然而，大学教育毕竟学习时间短暂，“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宋·苏轼《又答王庠书》）《日本文学理念精要》舍去章节繁缛，每篇以4000余字小述一日本文学主题，从古至今玉串之，集30余篇成册，使读者能将古今日本文学了然于心，此乃作者编写本书之宗旨，更是作者多年从事日本文学教学心得之提炼。

日本文学自公元7世纪左右的《万叶集》至今已有千余年的辉煌历史。虽然在时间长度上不及中国，但这一千多年来日本人依然留下了丰富而灿烂的文学遗产，特别是近代日本文学。日本作家以中华传统文学为基底，以大和传统为灵魂，用短短几十年时间急速实践了西方近代文学的进程。文学思潮犹如走马灯似的接连登场谢幕，其中产生或经历的东西方文学理念颇为庞杂。

借助日本文学的关键词，从宏观角度脉络性地把握日本文学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也是日本文学入门者的必修课。从日本固有的“物哀”“幽玄”到近代文学中的“无赖派”“私小说”等，本书选取日本文学脉络中颇为典型而重要的文学理念和概念，对每一个概念加以基础性的阐释，拈精摘要，以期让学习日本文学的学子和日本文学爱好者对日本文学中的理念或概念有一个





系统性和概要性的记忆。

如前所述，本书的形式是作者在日语专业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中独创的一种方法论，目前国内同类书籍并不多见。诸多日本文学史的教材也都会涉及日本文学的基础概念，但其重点在于编年纪形式的作家、作品的历史脉络介绍。本书的构建逻辑虽然也基本按照时间顺序，但重点则在于重要概念的概括与阐释。如果说文学史书籍是线性的铺陈，那么本书的要义则在于对重点和要点的精准聚焦。

本书的部分内容来自作者授课过程中使用的课程讲义，以及在教学互动环节引导研究生们参与初步的学术研究的成果。其中，日语专业的学术研究生游斯佳、沐海宇、许炎林、王睿琦、余茜、张惠、游成君、尹丹、徐泽皓、朱晨露还参与了部分内容的初稿撰写。

此外，本书中部分内容曾由四川外国语大学日语系姚继中、林茜茜两位教师在《日语知识》上连载，本次一并收入该书时经过了精心修改。

黄 芳

2019年9月于四川外国语大学



01. 日本文学理念之源——「まこと」	001
02. 万叶和歌之风骨——「ますらおぶり」	006
03. 《伊势物语》之潇洒——「みやび」	011
04. 日本文化的中核——「禅宗」	018
05. 古今和歌之格韵——「たおやめぶり」	023
06. 女性文学的高峰——「平安女流文学」	028
07. 《枕草子》之和雅——「をかし」	034
08. 《源氏物语》之美艳——「もののあわれ」	040
09. 俊成、定家之趣——「幽玄」与「有心」	044
10. 《方丈记》《徒然草》之妙语——「無常観」	050
11. 《平家物语》之现世厌离——「諸行無常」	055
12. 国学的复兴与儒学的兴盛——「国学」と「朱子学」	061
13. 松尾芭蕉的艺术世界——「さび」	066
14. 享乐的文学——「町人小説」	072
15. 江戸文学的核心理念——「勸善懲惡」	077
16. 近代文学理念之黎明——「写実主義」	082
17. 自由民权运动的号角——「政治小説」	088
18. 写实主义的脱胎——「ロマン主義」	092
19. 近代文学的双璧——「夏目漱石と森鷗外」	097
20. “破理显实”与“觉醒者的悲哀”——「自然主義文学」	102
21. 对自我的凝视与忏悔——「私小説」と「心境小説」	107



22. 新理想主义文学——「白樺派」	113
23. 将情感升华为观念的欢愉——「唯美主義文学」	117
24. 追求真善美的统一——「新思潮派」	122
25. 日本侦探小说的鼻祖——「江戸川乱歩と松本清張」	127
26. 转型期的近代文学——「芸術派」	135
27. 服务于政治的写作——「プロレタリア文学」	141
28. 现代人精神与感官世界的双重颓废——「無頼派」	147
29. 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冷峻思索与透视——「戦後派」	151
30. 经济高度成长期的日本文坛——「第三の新人」	157
31. 东西方文学的完美结合——「川端康成」	161
32.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村上春樹」	166
33. 对当代人困扰与怅惘的诗意刻画——「大江健三郎」	171
参考文献	176

01

日本文学理念之源

——「まこと」

早在古代，日本就广泛流传着歌谣等口头传诵文学，但日本文学史的开端，是从诞生于712年的第一部作品《古事记》（『古事記』）起算的，至今已有1300多年。虽然日本文学历史不如中国文学悠久，但在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同时，日本文学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价值体系，并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历着一次次微妙的审美变化，体现出与中国文学本质上的区别。

日本古代文学在萌芽状态下，出现了“真实”（「まこと」）文学意识倾向。从词源考证，「ま」是“真”的意思，而「こと」既可表“事”，也以表“言”。日本古代社会将“言”（「こと」）意为事实的行为；又将“事”（「こと」）作为“言”来表示现实的行为。因此，“真实”（「まこと」）既可以是“真事”，也可以是“真言”，即言行一体。

“真实”文学意识与日本原始的神道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气候特征直接决定了日本神道思想的特性。日本富于变化的大自然，培育了人们对自然的细腻的感受性。他们崇拜自然，不仅将太阳作为天照大神（「^{あまてらすの}天照^{おおかみ}大神」）来崇拜，而且将花草树木也当作神灵来崇拜，树立了万物有灵的思想，从而逐渐形成了原始的“彼世”（「^あ彼の^よ世」）观。他们认为人死后灵魂去“彼世”，但也会再生回到“现世”（「^こ此の^よ世」），“彼世”与“现世”不是完全隔绝的，而是彼此相通的。因此，神道将“现世”作为理想的世界，肯定现实与自然。

“真实”作为日本最初的文学理念，最早反映在尚无文字记载时期的“言灵”（「^{ことだま}言靈」）中。人们相信语言有内在的神灵，并带有灵性和咒性，可以



起到求吉避凶和主宰人们命运的作用。“言灵”是由祭神的人在获得神的精神后，代神发出的。大部分“言灵”的内容，与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政治相联系，也与农业等日常生活现实相关。因此，这些以“言灵”形式展现出来的早期口头“文学”，是基于纯朴的村落共同体和国家意识而产生的。

伊邪那岐首先说道：あなにやし、えをとこを（啊呀，真是一个好女子!）

伊邪那美也情不自禁地响应：あなにやし、えをとめを（啊呀，真是一个好男子!）^①

公元8世纪的后半期（约753—759），被誉为日本民族心灵故乡的《万叶集》（『万葉集』）问世。和歌是日本各种文学形态中最早形成的独立的文学形态，作为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为日本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万叶歌所表现的“真实”文学理念，可将《万叶集》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前期是从仁德天皇时代（313—399）至舒明天皇即位（629）以前，通称为《万叶集》的歌谣时代或传承时代，其和歌仍像《古事记》《日本书纪》里的歌谣一样，“真实”意识更多地体现在尊皇与英雄形象上。其中雄略天皇（457—479）的“御制歌”（「御制歌」）极具代表性。这是一首求婚歌，雄略天皇在歌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心爱姑娘的一片诚心，并表明了自己高贵的社会地位。

籠もよ み籠もち ふくしもよ みぶくしもち
この岡に 菜摘ます子 家聞かな 名告らさね
そらみつ大和の国は おしなべて われこそ居れ しきなべて
われこそ座せ

① [日] 安万侶. 古事记 [M]. 周作人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11.



われこそは告^のらめ 家^{いえ}をも名^なをも

美哉此提篮，盈盈持左手，
美哉此泥锄，轻轻持右手，
尔是谁家女，摘菜来高阜，
尔名又若何，尔能告我否。
大和好山川，向我齐俯首，
全国众臣民，听命随我走，
尔家与尔名，尔能告我否。^①

第一个阶段的后期是从舒明元年（629）至壬申之乱（672）。这一时期的主要歌人几乎都是皇族及王族、朝臣，和歌内容主要是赞颂神权、皇权和宫廷的挽歌，以及皇室的传承故事等。

第二个阶段是从壬申之乱后（673）至平城京迁都和铜三年（710）。人们开始将天皇视为神，皇室赞歌和宫廷挽歌明显增多。时代背景孕育了专门吟咏皇室赞歌的宫廷歌人，最著名者非柿本人麻吕（「柿本^{かきのもの}人麻吕」）莫属。从平安时代起一直被尊为歌圣的他，受到汉诗的启迪，固定了长歌末尾五七七七句法，为和歌的定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不妨细细品味一下这位歌圣给我们带来的感动。

あふみ うみ ゆうなみちどり な な こころ いにしへおも
淡海の海 夕波千鳥 汝が鳴けば 情もしのに 古思ほゆ

淡海波涛阔，夕阳千鸟鸣，
汝鸣心绪动，思古起幽情。^②

这是柿本人麻吕到近江凭吊故都，见景思情，怀古念今，寓情于景，堪称精妙。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歌人已经摆脱了上代歌谣的影子，吟咏了自

① [日] 大伴家持. 万叶集 [M]. 杨烈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1.

② [日] 大伴家持. 万叶集 [M]. 杨烈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69.



已微妙的悲哀心理。这标志着日本古代文学理念原初素朴的集团意识的“真实”演进到了个人感情“真实”，从集团性走向了个性化。

第三个阶段是从和铜三年（710）平城京迁都奈良至天平五年（733）。这一时期是天平时代贵族文化的成熟期，歌人辈出，且更多地注入主观色彩，趋向主观的感受性，强化歌的抒情性。其中恋歌的“真实”表现为“真心”（「^{まごころ}真心」）。如：

かえ 帰るべく とき はなりけり みやこ 都にて だれ てもと 誰が 手本をか わ 我が まくら 枕
かむ

已是还都日，还都亦可怜，
京师谁尚在，可共枕衾眠。^①

第四个阶段是从圣武天皇天平六年（734）至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三年（759）。这个时期的歌表现了纤细的感受性，达到了烂熟的程度。且这一时期的歌作者扩大到了庶民、戍边人等，更“真实”地反映出了普通庶民的情感。

さきもり 防人に ゆくは たがせ と ひと を みるが ともし さ もの も 物思ひも
せず

防人行路上，人问谁家夫，
问者真堪羨，相思一点无。^②

我们可以发现，《万叶集》的“真实”已经逐步从《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初期以民族、国家共同体精神为中心的“真实”，演化成了以个人精神为中心的“真实”。换言之，从民族的叙事文学发展成了个人的抒情文学。

① [日] 大伴家持. 万叶集 [M]. 杨烈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04.

② [日] 大伴家持. 万叶集 [M]. 杨烈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808.



然而，“真实”（まこと）的文学理念，第一次正式出现，是在纪贯之的《古今和歌集》序中。他评价六歌仙之一的花山正僧“词华而少实（まこと）”，提出和歌首先要心求实，其次才是强调华与词。

和歌的“真实”，只是当时体现这一文学理念的一个方面。日本古代的日记、随笔也同样表现了多姿的“真实”。藤原道纲之母的《蜻蛉日记》（『蜻蛉日記』）成书于974年，以叙事的手法，“真实”记录了自己与藤原兼家夫妻感情隔阂、与父母生离死别，以及为了摆脱苦恼和悲哀而外出旅行时所见的地方风情。道纲母认为“真实”是以写实为中心的文学存在，《蜻蛉日记》作为写实的先驱，对后人文学创作产生了颇大的影响。而清少纳言正是在这种“真实”的文学理念影响下，写下了《枕草子》（『枕草子』），并在题跋中强调了如实地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源氏物語』）亦不例外，她“真实”描绘了自己所亲历的宫廷生活。虽然紫式部的“真实”不是绝对的历史事实，却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真实”。

综观古代“真实”这一文学理念的发展轨迹，我们发现，“真实”是日本文学、美学思想自觉展开的重要标志。最初的“真实”以体现民族、国家的共同体精神为目的，但随着个人意识的慢慢觉醒，“真实”逐渐脱离了原始意识，转向了对自然及人生的关注和思考。作为日本文学理念的初源，“真实”虽然被后来各个时代的人们赋予了新的内涵，但至今仍然影响着日本人对文学的思考。

02

万叶和歌之风骨

——「ますらおぶり」

日本第一部和歌集《万叶集》（『万葉集』^{まんようしゅう}），大约成书于奈良时代后期或平安时代前期（约753—759），其中收录了从公元4世纪初至8世纪后半期，上至天皇下至一般文人、庶民的诗作4500余首，分为20卷。它的出现在日本古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关于《万叶集》的编纂，学术界尚未得出公认的结论。比较合乎逻辑的一种说法认为，《万叶集》的各卷是由不同时代的人编纂，最后再由大伴家持（「大伴家持」^{おおとものやかもち}）整理而成的。有关“万叶集”的名称由来，历史上也是众说纷纭，而文学史界大多认同江户时期日本国学研究的开拓者——契冲（「契冲」^{けいちゅう}）的观点，认为“叶”含“世代”的意思，《万叶集》收录的歌贯通古今。

《万叶集》收录的歌与《古今和歌集》以后的和歌相比而言，不是很重视表达技巧与形式，它们大多感情朴实，诗风清新刚健，表现了世人坦率的情感，吟咏出了人的自然心灵。被称为江户时代国学四大家之一的贺茂真渊（「贺茂真渊」^{かものまぶち}）及其门人，极其推崇《万叶集》的歌风，称其具有“男性的阳刚气概”（「益荒男振り/丈夫振り」^{ますらおぶり/ますらおぶり}）。自此，“男性的阳刚”便成了一种文学理念，体现了《万叶集》的创作精神。

我们不妨考察一下「ますらおぶり」的词源。「ますらお」的日本汉字可以写作“益荒男”“丈夫”“大夫”，原意是指上代侍奉朝廷的官员，之后逐渐演变成了象征男性强壮、英勇的词语，加上「ぶり」之后，就成了一种风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贺茂真渊十分崇尚万叶和歌壮伟、豁达的男性阳刚气概。在此，让我们欣赏几首极具万叶精神的歌。



わたつみの^{とよはたくも}豊旗雲に ^{いりひさ}入日見し ^{こよい つきよ}今夜の月夜 さやけかりこそ

云漫如旗帜，渡津海上行，
日随云卷去，今夜月清明。^①

这是中大兄皇子（「^{なかのおおえのおうじ}中大兄皇子」）的一首歌。他就是后来的天智天皇，是舒明天皇之子，曾发动宫廷政变，消灭苏我氏，推行大化革新，为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当他看到海水汹涌，掀起千层巨浪，万里长空白云朵朵，落日的夕阳放射出金灿灿的光芒时，他脑海里不禁浮现出战场上旌旗飘飘、将士们英勇作战、刀光剑影的场景。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大兄皇子的雄伟气魄和气吞山河的气概。

提起日本的歌圣，大家很容易就联想到柿本人麻吕（「^{かきのもとひとまろ}柿本人麻吕」），但除他之外，还有一位与他齐名的人物，那就是山部赤人（「^{やまへのあかひと}山部赤人」）。纪贯之（「^{きのつらゆき}纪贯之」）在《古今和歌集》（「^{こきんわかしゅう}古今和歌集」）的序文中提道：“难将人麻吕置于赤人之上，亦难将赤人置于人麻吕之下。”^② 据《万叶集》记载，山部赤人似乎当过地方官，曾随驾游吉野、难波等地，应诏作歌。他是万叶歌人中最具典型的叙景歌人，常寄情于山水，既描写出了日本壮丽的风景，也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思索。

たご^{うら}の浦ゆ ^いうち出でて^み見れば ^{ましろ}真白にぞ ^{ふじ}富士の^{たかね}高嶺に ^{ゆき}雪は
降りける

出得田儿浦，遥看富士山，
雪飘高岭上，一片白银般。^③

① [日] 大伴家持. 万叶集 [M]. 杨烈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5.

② [日] 小沢正夫, 松田成穗校注. 古今和歌集 [M]. 东京: 小学馆, 2015: 24, 笔者译.

③ [日] 大伴家持. 万叶集 [M]. 杨烈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79. 田儿浦, 又译作田子浦.



歌中的田子浦位于现在的静冈县，海岸风光迷人，天气晴朗之时可远眺富士山的雄姿。富士山作为日本的象征早已被人们熟知，它曾是一座地质活动频繁的火山，经常给当地带来地震、火灾等自然灾害。但在远古人的眼里，它是日本民族的神圣之物，具有无穷的神秘力量，因而成为原始部落的图腾象征，受到虔诚的膜拜。山部赤人经过田子浦辽阔的海岸时，远远望见银装素裹的富士山那雄伟的姿态，心中涌起一种纯朴的感动，于是写下了这首和歌来讴歌这壮美的景色。

在众多万叶歌人中，高桥虫麻吕（「高橋虫麻呂」）是个独特的存在。他从传说故事中吸纳了许多叙事诗的要素，创造了独有的“和歌世界”，被称为“传说歌人”。但是他的歌在具有浓厚浪漫色彩的同时，也展现了壮伟的现实性。藤原宇合（「藤原宇合」）（奈良前期的公卿，曾担任遣唐副使远渡大唐，回国后平定了虾夷叛乱）赴西海道担任节度使时，写了一首短歌：

ちよろず いくさ なりとも ことあ 言あげせず とりてきぬべき おのこ とそ
 千万の軍なりとも 言あげせず とりて来ぬべき 士とそ
 おも
 思ふ

敌军千万众，歼灭似灰飞，
 无语追穷寇，英雄奏凯归。^①

这首歌把奔赴战场平定叛乱的军队那气吞山河、势如破竹的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将歼敌将士们的勇猛善战描写得栩栩如生。歌风虽然质朴，但显得极其雄浑有力，场面颇为壮观。

《万叶集》逐渐形成的时期，正好是日本频繁派出遣唐使到大唐学习先进文化、制度的时期，而且日本奈良朝迁都平城京（710）后，朝廷更是进一步以中国唐文化和制度为规范，制定《大宝律令》（『大宝律令』）、《养老律令》（『養老律令』）等，实现了律令制度。加上此前经历了大化革新（「大

① [日] 大伴家持. 万叶集 [M]. 杨烈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216.



化の改新」）和壬申之乱（「壬申の乱」），此时奈良朝完全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万叶初期的歌人大多是皇族，他们的歌主要表现了与皇室相关的事件，赞颂神权、皇权。之后逐渐出现了身份较低的宫廷歌人，他们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效仿中国宫廷兴起侍宴从驾、集宴游览的风尚，专门创作皇室赞歌、宫廷挽歌，将自己的热情倾注在歌颂大和国、创造大和国神皇之上。

《万叶集》作为一部吸收了中国古典诗歌特点的和歌总集，尽管本身并不同于《怀风藻》这类具有正统中国诗歌形式的汉诗集，但其中很多方面都可以看见中国诗歌的一部分影子。比如，《万叶集》中和歌的分类以杂歌、相闻、挽歌为主干，而这类分类名称大概取自《文选》，其中对杂歌和挽歌的运用方式是直接借用的。“相闻”的分类形同《文选》的“赠答”方式。除此之外，包括和歌的季节特征，以及“短歌”和“长歌”的诗型排列方式等，其实也参照了中国诗歌的写法。

万叶和歌体现的豪迈、壮伟的风格，虽然一部分受到了中国汉诗的影响，但它更多的是体现了大和民族形成初期，大和国民最淳朴的感动及人性中粗野、豪放的一面。这种雄健的文学风格具有普遍意义，在各国早期文学中基本上都出现过。但后来由于各个国家的气候条件、生活环境的不同，各国的文学风格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比如，中国由于经常饱受外患内乱，因此文学的基调便演变成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成了“文以载道”“心怀天下”的远大抱负的呼声。而位于“海洋生物圈”的日本，则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于是日本文学此后就逐渐走上了唯美与艺术至上的道路。因此，《万叶集》以后，和歌逐渐由表达男性的阳刚转向贵族们吟风咏月的休闲品，成为社交赠答及男女求爱的工具，贵族们时常举行宫廷歌合（「歌合」）。到了平安、镰仓时期，和歌也为贵族及僧侣们所占有，成了他们抒发个人纤弱感情的手段。

那么，为什么到了江户时期，贺茂真渊会提出“男性的阳刚气概”这一万叶精神，重新倡导万叶和歌的歌风呢？

日本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7）后，儒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朱子学成了德川幕府的官学。于是，儒学劝善惩恶的思想便成了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而且神道也出现了与儒学的融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日本人掀起了复兴国学的热潮。他们批判儒教、佛教等外来思想文化，试图通过对日本古典的研究，在文化、文学上探求日本自古以来的人性的真实，以及尊重人性和肯定人欲，恢复日本固有的古道。于是，江户时期的一些国学家开始了探索之路。在国学研究的开拓期，契冲研究了《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他认为古歌源于神道，读古歌便可知古人之心，因此他的文学本质论是以神道精神作为根基的。而贺茂真渊进一步研究《万叶集》，并提出了“男性的阳刚气概”这一《万叶集》的文学创作理念，称其为万叶精神，企图以此来排斥儒佛思想。但是他重视歌的内容多于形式，尤其是重视万叶歌的雄健风格。换言之，贺茂真渊不仅把《万叶集》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同时还把万叶歌体现的雄健精神作为日本文化精神来敬重。虽然他的动机可能具有一定的政治因素，但是当我们单纯从文学的角度去考察时，便可认为贺茂真渊的“男性的阳刚气概”是从文学理念的角度对《万叶集》的文学特征进行的总结。

不可否认，《万叶集》的早期创作风格，的确体现出了“男性的阳刚气概”这一文学理念，然而“男性的阳刚气概”不能概括《万叶集》的整体创作理念，毕竟《万叶集》的形成历时几个世纪，作者的构成十分复杂，绝不可能在统一的文学理念下从事创作。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万叶集》的研究，断不可一概而论，应对不同时期、不同作者、不同题材的作品展开分类研究。而“男性的阳刚气概”正是从中所得到的一个重要发现。

当我们重新审视贺茂真渊提出的“男性的阳刚气概”这一《万叶集》的文学创作理念时，就会发现，它不单对日本文学，同时还对日本思想、艺术等方面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